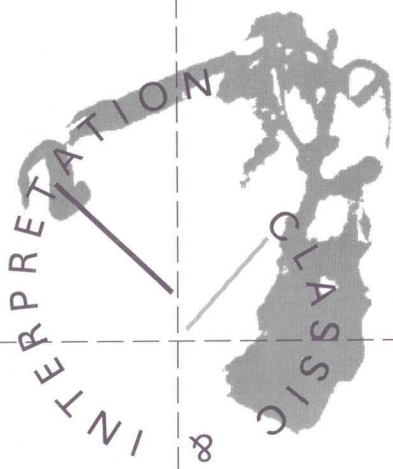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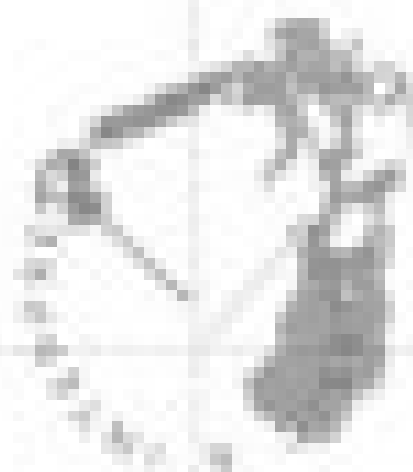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

普罗 哈利王子：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里的批评

洛文塔尔 莎士比亚的恺撒计划

托维 乔叟的辩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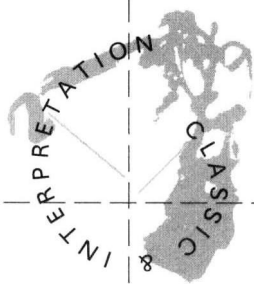
王建文 战国诸子的古圣王传说（一）：禅让说



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

THE SHAKESPEAREAN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KING LEAR

经典与解释 (21)



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

■ 主编 / 刘小枫 陈少明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刘小枫,陈少明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4175-9

I. 莎… II. ①刘… ②陈… III. B502.231 IV. B50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5553 号

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

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32 开

印 张: 10.375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论题：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

- 2 哈利王子：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里的批评…… 普罗（杜佳译）
- 32 莎士比亚的恺撒计划 …………… 洛文塔尔（杜佳译）
- 69 私生子与篡位者 …………… 怀特（邓建华译）
- 103 莎士比亚笔下的恶魔君主 …………… 门德尔（李春长译）
- 126 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与僭主的灵魂
…………… 弗里希（李春长译）
- 136 乞丐与国王 …………… 杰恩森（李小均译）

古典作品研究

- 178 乔叟的辩证法 …………… 托维（李春长译）

思想史发微

- 243 战国诸子的古圣王传说(一):禅让说…………… 王建文
281 论宋代帝王学的发展 …………… 许振兴

评论

- 322 海德格尔与妻书 …………… 考伯(卢白羽译)

(本辑主编助理 李致远 李长春)

论题：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

哈利王子：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里的批评

——《亨利五世》新解

普罗 (Avery Plaw)

杜佳 译

大家经常会注意到,在《亨利五世》文本所独有的诸多特征中,其表面特征特别能引发激烈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两大严重对立的阵营,这一点几乎人所共知:一个阵营坚定地认为,该剧是‘所有基督教国王的镜子’和所有历史剧中最成功的英国君主的颂词,的确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庆典;而另一个阵营的追随者也同样坚定地嘲笑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征服者的洋洋得意,总之是嘲笑那毫无意义的战争。(Walch 书,1988,页 63)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文学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在不断发展,它们极力主张要把莎士比亚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来严肃对待(Asquith 书,2005;Alexander 书,2004;Craig 书,2001;Spiekerman 书,2001;Alvis 书,2000;Joughin 书,1997;Bloom 书,1996)。然而,尽管这些作品中大部分都很有质量,但是,莎士比亚政治思想的深度和重要性还远远没有当代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理论中建立起来。本篇文章致力于研究莎士比亚常常被人们忽略的历史剧,从而把他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思

想家来研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文试图揭示莎士比亚的亨利系列剧作(《亨利四世》第一部和第二部,以及《亨利五世》)中,特别是在哈利王子成长为亨利五世的故事中,莎翁对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尽管含蓄但依然尖锐的批评。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在这里,莎士比亚揭示出,政治的 *virtu* [美德、能力] 只有在难以忍受的以人为牺牲的基础之上,才能在实践中创造出政治的合法性。本文将会展示出,这个现实主义的批评路线既有创造性又有说服力。

这篇文章也对莎士比亚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基雅维里这个依然继续着的争论有所创见(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评述,见 Grady 书,2002,页 41-46,特别是页 44 脚注)。尽管莎士比亚在这些剧作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到过马基雅维里,但是,瑞布(Felix Raab)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莎士比亚写作亨利系列作品之前,“马基雅维里在英国被相当广泛地阅读”已有十年时间;不过,今天学者型观点依然倾向于认为,莎士比亚并没有直接阅读马基雅维里(Raab 书,1964,页 52-57)。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提出了新的理由来证明莎士比亚直接读过马基雅维里。

最后,如何阅读《亨利五世》,尤其是如何评论本书的标题人物,这个问题也在读者和观众之间存在着为时已久的热烈争论。该剧是民族主义者对“所有基督教国王的镜子”的赞歌(就如 Olivier 1942 年的电影所展现的那样),还是对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怪物进行的一种颠覆性的政治谴责(就如在 Kenneth Branagh 1989 年的影片中更清楚地表现出来的那样)? 本文提出,这两种传统的理解都不充分,理由如下:它们都受到一种倾向的影响而把《亨利五世》与其他几部历史剧分离开来读,而且它们都忽略了别人理解中正确的见地,因此都大大地低估了莎士比亚政治思想的抱负和复杂性。一旦把《亨利五世》置于其戏剧背景之中,并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阅读,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显现了出来:要在王位上巩固一个非法的王朝是极端困难的,无论这个国王的技巧有多么精湛。哈利本人被故意表现成一个模棱两可的形象——一个天赋超群、鼓舞人心的王子,却准备犯下可怕的道德错误,以便统一他的国家并且使他的王朝合法化;他是英国国王中最辉煌的一个,但最终,他也失败了。这种重新阅读围绕

着以下两个主要主张:第一、莎士比亚把哈利塑造为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里式的王子;第二、莎士比亚明显批评了哈利的政策以及弥漫其中的马基雅维里思想。本文第二部分阐明了前一个问题,第三部分阐明了后一个问题,第一部分确定了《亨利五世》在英国历史剧中的位置。

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中的亨利系列

用贝克(Herschel Baker)的话来说,莎士比亚八部连续的英国历史剧展示了一个“罪与罚”的故事(Baker书,1974,页801)。罪是在第一个剧目《理查二世》(*Richard II*)中犯下的,在此剧中,海福德公爵波林勃洛克(Henry Bullingbrook)篡夺了他无能的表兄理查二世的王位。而惩罚包括了剩下的历史剧,从都铎(Tudor)王朝的第一个国王亨利七世最终登基,一直到《理查三世》结束。整个冤冤相报的结构很接近悲剧的结构:在一种秩序恢复的迹象中暗含着衰败和逐渐毁灭(Shaw书,1985,页61-67)。莎士比亚以一种典型的风格对这个悲剧性的衰败提出了多重解释。在《麦克白》中,也呈现出一种弑君-混乱/惩罚-恢复这样类似的叙事结构。莎士比亚明白地表示出对一种事件的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也表现出还有一种更现实主义的政治-心理上的逻辑在起作用。莎士比亚把天意的解释置于叙事的背景之中——罪破坏了神的秩序,在秩序最终被恢复之前,罪需要被偿还。然而,在戏剧的前景之下,他还提出了一个更现实的、政治-心理上的解释。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不合法的统治将会滋生不断增加的混乱,这合在一起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从而使政治进入一种谋反和暴政的恶性循环。

在逐步展开历史循环的背景式神意解释的过程中,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里的作品提出了一种道德上的批评。莎翁的这种批评类似于马基雅维里的历史批评家的批评——从根提勒特(Innocent Gentillet)的《反马基雅维里》(*Contre-Machiavel*)到弗雷德里克(Frederic II)的《敌马基雅维里》(*Anti-Machiavel*):在道德上来看,马基雅维里式的政

治是邪恶的，因此最终会导致神的惩罚。然而，在详细阐述政治－心理剧的前景中，莎士比亚开辟了一个马基雅维里批评的崭新而丰富的领域：马基雅维里在他自己最引以为豪的地方，没能提供一种现实主义的解释来说明人的天性及其建构政治之可能性的方式，他失败了（Machiavelli 书，1979，页 78、126－27）。

本文分析的着重点是对历史循环叙事框架的政治－心理解释，但这并不是想要否定或忽视充满了对这些剧目的神性判断的传统讨论。无论理查二世是个多么糟糕的国王，但他依然是——就如他自己从来都不厌其烦地指出的那样——“上帝选定的代表”（III. ii. 57）。根据传统的神权教义——正如理查惊呼的那样——“加冕礼赋予国王的馨香是倾大海的狂涛也冲刷不去的”（III. ii. 54－55）。因此，他被废黜（以及被谋杀）就是“在基督教世界里……做出这样邪恶、阴险、卑贱的勾当”，这种行为使整个家国——除了兰开斯特王朝（House of Lancaster）——都会遭到上帝的诅咒（IV. i. 131）。理查被废黜之后，卡莱尔（Carlisle）主教预见到了这个异常行动的结果，英格兰已招致的厄运：

英国人的鲜血化作地里的肥料，
使世代代的子孙痛苦呻吟，
而土耳其人和异教徒却可以高枕无忧。

它将使这个和平常驻的国度战乱频繁，兵连祸结，兄弟
阋墙，同类相残。

混乱、恐怖、畏怯、叛乱将长期在此盘踞。

这个国家将被人叫做各各他或骷髏地。（IV. i. 137－44）

当然，卡莱尔是对的。这种惩罚性争斗的戏剧范围巨大，它覆盖了这个系列历史剧中剩下的七部。混乱和不断增加的国内战争震撼着这个王国，最后，这样的局面以理查三世短暂而血腥的暴政和最终在波斯瓦斯（Bosworth）战场的失败而告终。

然而，在铺展罪与罚这个主题的过程中，莎士比亚遇到了一个巨

大的历史问题——亨利五世处在篡权者亨利(四世)波林勃洛克那充满叛乱的统治时期与他的孙子亨利六世那充满灾难的统治时期之间,其间发生了可怕的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亨利五世(他征服了法国)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无可否认也很辉煌。莎士比亚不得不安排唯一的一个伟大的国王来挫败卡莱尔的预言,而这个国王从历史上来看也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莎士比亚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哈利的统治适当地安排在他关于弑君和惩罚的故事里面。我想指出的是,莎士比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哈利表现为能够抓住机遇(*fortuna*)的马基雅维里式政治 *virtu* (美德、能力、勇武)的化身,然后通过国外征服,暂时取得了国内的统一。然而莎翁也提醒我们,尽管哈利在阿金库尔(Agincourt)有着非凡的胜利,但这种胜利实际上只是短暂的。从而莎士比亚指出,一个真正天才的、虔诚的、马基雅维里式的王子,虽然有时候能暂时扭转伴随着非法活动的政治衰败过程,但是这个效果只能持续很短时间——作为武士-国王进行绝技表演的时间内。而且,这个表演所需要的心理要求,对领导来说,实际上无法承受,而且会给人民加上一些沉重的代价。简言之,这种胜利的代价太高,得不偿失。

当然,哈利从来没有明确地乞灵于马基雅维里的形象或任何其他与马基雅维里相关的人物。但这只是哈利在政治上表现成功的一个证明:我们观众固然能看穿他是一个残忍的政治现实主义者,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公开地表现出来。就这样,哈利实现了马基雅维里重要的政治规则之一: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做个坏人同时表现出来像个好人(Machiavelli 书,1979,页127-28)。我们必须借助莎士比亚直接和间接地揭示在观众面前的东西,来评价哈利的性格以及莎士比亚通过他想要说明的问题。在下一个部分,我将研究哈利的马基雅维里式性格和行为。

马基雅维里式的王子哈利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一本献给梅迪奇(Lorenzo de Medici)的

关于如何成功统治的指南。既然是献给梅迪奇的，而且马基雅维里也想要面对最困难的问题，所以这本书最初关注的问题就是：一个新的君主——特别是一个合法性还不清楚的君主——如何才能巩固他的地位。马基雅维里总结说：“如果能严谨地遵守上述各项事情，一位新君主就能同旧君主一样，并且比立国久远的旧君主更加安全和稳定……他们比古老的贵族更吸引人们，更使人们感激”（Machiavelli 书，1979，页 157）。^① 实际上，一些评论家已经确定，马基雅维里对统治的合法性这个实践问题的关注是他的创意和影响的根源。比如，珀珂克（J. G. A Pocock）就写到：“他伟大的创造性在于，他研究的是那种丧失了合法性的政治。”（Pocock 书，1975，页 136）。那么，马基雅维里的作品，尤其《君主论》，正好说到哈利的处境，哈利于是紧紧遵从着它的规则。

《亨利五世》的主要情节当然是对法国的战争，这很可能是开始探究哈利政治策略的最好地方。根据莎士比亚的描写（他跳过了亨利统治时期最初的两年[1413 - 1415]，包括罗拉德[Lollard]叛乱），哈利的整个政策就是立刻对法国开战——亨利在第二幕宣布：“现在我想的只有法兰西。”（I. ii. 302）哈利残酷地追求一场征服战，从而有些嘲讽性地完成了他父亲临终时给他的马基雅维里式的忠告：“到国外去行动，让心怀叵测的人忙于境外的争执。”（《亨利四世》下篇，IV. V. 213 - 14）哈利的父亲曾在一种罪恶感的驱使下不断地谈起到圣地去的十字军东侵，而哈利却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实际的目标——法兰西。

莎士比亚把哈利描写成一个特别专注于战争的人，这正好符合马基雅维里对君主们的总体建议：“除了战争、训练和军事制度之外，君主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目标和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任何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做统帅的人应有的惟一专业……”（Machiavelli 书，1979，页 124）而且，“对于一个君主来说，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从事伟大的事业和做出卓越的功绩更能赢得人们崇高的敬意”（页

① 【译按】本文中有关《君主论》的引文，除少数几处根据英文版本稍做修改以外，均据李蒙所译之《君主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

150-151)。马基雅维里把阿拉冈(Aragon)的费尔迪南多(Ferdinand)当作有道德的“新君主”的范例,因为费尔迪南多“由于自己的声望与光荣,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成为基督教世界中独一无二的国王”。根据马基雅维里所言,费尔迪南多成功的关键是迅速地袭击他的邻居格拉纳达(Granada),以便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马基雅维里进一步强调说,“他[费尔迪南多]能用教会的金钱来维持他的军队”。那么,一个新君主,特别是一个自己的地位还很成问题的君主,就应该找到一个借口,立刻对一个容易攻击的邻国发动战争,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让教会来为这个冒险承担责任。

《亨利五世》一开始就很清楚地提出了哈利关于对法战争政策的策略性,莎士比亚在那里指明了开战原因。第一幕的第一场一开始,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和伊利(Ely)主教在讨论众议院极力主张的一项议案:没收“[教会的]大部分财产”(I. i. 8)。然而,这事很快就被具体化了,大主教就“关于法国的”问题,给新国王提了建议,想获得新君对这个议案的反对(I. i. 79)。首先,大主教提供了一大笔战争基金:“一笔巨款,那数目比教会在以往捐给他的列祖列宗的任何一次都要多。”(I. i. 79-81)接下来的一场里,大主教为哈利的要求作了很模糊而旋绕的辩护:要在法国要求“某些公国领土”(I. ii. 247)。最后,哈利绕过所有的这些空话而问到重要问题——“我可以合理合法、良心无愧地提出这个王位要求吗?”这时,坎特伯雷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倘若有什么罪,就让它落在我头上吧。”(I. ii. 96-97)哈利没有直接使用任何力量,就不仅得到了教会对他的经济支持,以便对弱小易攻的邻国发动战争,而且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战争责任还由教会来承担。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莎士比亚在一些重要细节上脱离了历史资料,这带有明显的意图,他想要指出的是:这次侵略一直都是哈利的计划(Holinshed书,1974,页64-65;Bullough书,1962,页352)。

一旦哈利的要求被这个国家最高的精神权威所肯定,他就让法国大使进来了,而大使则传达了法国皇太子轻蔑的拒绝。于是,哈利大为愤怒,这时,他的要求已经扩大为“登上法兰西的宝座”了(I. ii. 275)。在此之后,哈利没有再进一步提到战争的原因(尽管这场战争

的不公正性继续在此剧中萦绕)。然而,到最后一幕时,哈利公开对凯瑟琳(Catherine)坦白,他一直都有这样一个意图:“我要使它完全属于我。”(V. ii. 173 - 76)

然而,不管怎样强调哈利的狡诈,都仅仅再次证实了一个事实——莎剧的观众们,甚至任何看过前几个剧目的观众们都知道:哈利要做法国国王,这个要求显然毫无道理;哈利甚至连个合法的英国国王都不是。而他在多佛尔(Dover)登陆时竟还骄傲地宣称“我决不做英国国王了,倘若不能称帝法兰西”(II. ii. 193),上述事实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呵。

然后,莎士比亚要让人对哈利的战争的正义性产生怀疑时,遇到了一些麻烦。哈利确实需要一场战争,因为他自己的合法性成问题,而困扰他父亲统治时期的种种政治上的不稳定也造成了相应的威胁,而且他也感觉到了法国的弱小。因此,他把马基雅维里的建议和一种狡猾的政治机会主义紧密揉合于一个“伟大的事业”之中,以便展示他已经开始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所展现出来的军事天才。随后,哈利便正式开始施行马基雅维里所拥护的大胆而现实的尚武政策(Machiavelli 书,1979,页 94、159 - 62)。的确,一旦哈利的策略开始变得清楚,我们就会注意到,他多么谨慎地导演了宫廷那一幕啊(I. ii)——他把自己扮演成受伤的一方,借此为战争制造了一个可信的借口(Sullivan 书,1996,页 135 - 39; Spiekerman 书,2001,页 129 - 31)。比如,我们注意到,哈利很狡猾地把自己的专横要求告诉给法国皇太子(他肯定会给一个轻蔑的回答)而不是告诉给真正能决定这个要求之是非的查尔斯国王。我们也注意到,坎特伯雷微妙地暗示出,哈利在正式接见大使之前其实有机会知道法国大使馆那边要带来的消息的基本内容。于是,我们就怀疑,整个这一幕可能没有得到细心的安排,就像很久以前福斯塔夫(Falstaff)对他父亲所进行的欺骗那样(《亨利四世》上篇 II. iv)。

的确,莎士比亚在亨利系列剧作中,一直把哈利塑造成一个采取欺骗和诡计的人,有时候带着点幽默色彩,有时候又非常严肃——比如,在《亨利四世》上篇 II. ii、II. iv、III. ii、III. iii 等处(实际上,类似的

塑造极为频繁,以至于苏利文[Vickie Sullivan]恰如其分地把哈利称之为“道貌岸然的马基雅维里式王子”。参 Sullivan 书,1996,页 125)。在哈利最初出现那一场结束的时候,他有一段独白,揭示出了他那精心策划的计划,即欺骗所有人,隐藏自己(放荡的)性格:

亲王:……我就会大大高出人们的期望。

我用这些过分的行为让人们产生错误的估计,

那样,我的改过自新就会像深色背景衬托下寒光飕飕的
刀剑,

经过我缺点的衬托显得分外美丽耀眼,

比没有陪衬更能抓住人们的注意。(《亨利四世》上篇

I. ii. 197-215)

在亨利系列其余的作品中,他继续精心实现他的计划。这样,哈利立刻就把马基雅维里的忠告——“一个想要实现伟大目标的君主,就必须学会欺骗”(Machiavelli 书,1979,页 315)——付诸实践了。而且,用布兰派德(John Blaupied)的话来说,把哈利刻画成一个“天生的演员”、一个擅长操纵的“戏剧天才”,这种做法似乎完全是莎士比亚自己的发明(Blaupied 书,1983,页 163;比较 Holinshed 书,1974,页 53-62)。

根据马基雅维里所言,要想巩固权力并让国家备战,首先需要使自己的潜在威胁势力中立化。首先,马基雅维里强调,一个头衔还不稳固的新君主需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因为贵族们往往容易“觉得他们是平等的”,新君主因此就不能有效地命令他们,除非他“受到民众的喜欢”,这样,他就会发现“没有人或者只有极少数人,不想服从他的指挥”(Machiavelli 书,1979,页 107-8、136-38、158、376)。这同样也是哈利计划的一部分。哈利表现得好像是他们中的一员,借此,他作为王储就赢得了人民的热爱和信任。年轻的哈利曾走访贫民窟,却主要是通过和一个臭名昭著的小偷团伙伊司奇普(Eastcheap)相勾结而完成的;这个团伙的领导人就是他喜欢的朋友、“邪恶的、可憎的、败坏青

年的”福斯塔夫爵士(II. iv. 462 - 63)。的确,哈利出场的地方是福斯塔夫客栈,而且几乎专门出现在《亨利四世》上篇中。用福瑞(Frye)的话来说,通过深入“这个王国里社会的方方面面”,哈利“渐渐地以个人形象代表整个国家,而这正是一个国王的样子”(Frye 书,1986,页78)。换句话说,哈利刻意地创造自己与人民之间的纽带和联系,而根据传统,一个君主通常凭借自然获得(天然地具备)这种纽带。有两个例子可以充分触及哈利所激起的热爱的深度。

在《亨利五世》第二幕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伊司奇普同伙剩下的一些人——巴豆夫(Bardolph)、尼姆(Nym)、皮斯托(Pistol)正在和旅店老板娘争吵,也在为他们的领导福斯塔夫突然病倒而悲伤。老板娘很恰当地说:“国王把他的心伤透了。”(II. i. 88)他们有很好的理由对哈利生气,对他心生怨恨,因为哈利残忍地抛弃了他们和福斯塔夫。然而,稍后我们却听到了这样一些话:

老板娘:啊,可怜的人!他得的病是“见天热、隔天热”,又发烧,又发抖,谁看了都伤心。好人们哪,来看看他吧。

尼姆:国王对这位爵士发了好大一顿脾气,这是实情。

皮斯托:尼姆,你说得不错,他的心破碎了,受亏损了。

尼姆:国王是位好国王,可是事已如此,也没有法子。他也有使性子、发脾气的时候。让我们去安慰安慰这位爵士吧,因为,小羊羔们,咱们还得好好活下去呢。(II. i. 118 - 28)

他们对福斯塔夫的谋杀者太关心了,以至于都不会责备他。

此外,(乔装打扮的)哈利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的那个晚上去见老皮斯托。哈利表面上看来是带着他的军队走向了某种毁灭,而且他刚刚批准了对他们共同的老朋友巴道夫执行绞刑,因为他犯了一个小错。然而,哈利把话题转到国王身上时,皮斯托却宣布:

国王是个好样儿的,有金子一般的心,是位活泼的小伙子,一位高贵祖先的后人,父母都不错,他的拳头也厉害。我愿意亲